虔州學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虔州學記
作者：王安石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王臨川集/卷082》

虔於江南地最曠，大山長谷，荒翳險阻，交、廣、閩、越銅鹽之販，道所出入，椎埋、盜奪、鼓鑄之奸，視天下為多。慶曆中，嘗詔立學州縣，虔亦應詔，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。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。然吏常力屈於聽獄，而不暇顧此。凡二十一年，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，以從州人之願。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，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，而考之以十月者，知州事錢塘元侯也。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，故其就此不勞，而齋祠、講說、候望、宿息以至庖湢，莫不有所。又斥餘財市田及書，以待學者，內外完善矣。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，而來請文以記其成。
余聞之也，先王所謂道德者，性命之理而已。其度數在乎俎豆、鐘鼓、管弦之間，而常患乎難知，故為之官師，為之學，以聚天下之士，期命辯說，誦歌弦舞，使之深知其意。夫士，牧民者也。牧知地之所在，則彼不知者驅之爾。然士學而不知，知而不行，行而不至，則奈何？先王於是乎有政矣。夫政，非為勸沮而已也，然亦所以為勸沮。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，其次雖未成，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，此舜所謂庸之者也。若夫道隆而德駿者，又不止此，雖天子，北面而問焉，而與之迭為賓主，此舜所謂承之者也。蔽陷畔逃，不可與有言，則撻之以誨其過，書之以識其惡，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，則放棄、殺戮之刑隨其後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。蓋其教法，德則異之以智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行則同之以孝、友、睦、婣、任、恤，藝則盡之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淫言詖行詭怪之術，不足以輔世，則無所容乎其時。而諸侯之所以教，一皆聽於天子，天子命之矣，然後興學。命之曆數，所以時其遲速；命之權量，所以節其豐殺。命不在是，則上之人不以教，而為學者不道也。士之奔走、揖讓、酬酢、笑語、升降，出入乎此，則無非教者。高可以至於命，其下亦不失為人用，其流及乎既衰矣，尚可以鼓舞群眾，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。故當是時，婦人之所能言，童子之所可知，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；武夫之所道，鄙人之所守，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。堯、

舜、三代從容無為，同四海於一堂之上，而流風餘俗，詠嘆之不息，凡以此也。

周道微，不幸而有秦，君臣莫知屈己以學，而樂於自用，其所建立悖矣。而惡夫非之者，乃燒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殺學士，掃除天下之庠序，然後非之者愈多，而終於不勝。何哉？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，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。《詩》、《書》能循而達之，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。經雖亡，出於人心者猶在，則亦安能使我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？然是心非特秦也，當孔子時，既有欲毀鄉校者矣。蓋上失其政，人自為義，不務出至善以勝之，而患乎有為之難，則是心非特秦也。墨子區區，不知失者在此，而發「尚同」之論，彼其為愚，亦獨何異於秦。

嗚呼！道之不一久矣。揚子曰：「如將復駕其所說，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。」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。善乎其言，雖孔子出，必從之矣。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，庶幾能及此乎！今之守吏，實古之諸侯，其異於古者，不在乎施設之不專，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；不在乎無所於教，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。虔雖地曠以遠，得所以教，則雖悍昏鬫兇、抵禁觸法而不悔者，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，又況乎學問之民？故余為書二侯之績，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，使歸而刻石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